



琴台客聚 彥火

金庸作品風行東南亞

金庸武俠小說在東南亞的盜版、盜譯始於上世紀五十年代末。

東南亞包括越南、柬埔寨、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所有的中文報紙，都有連載金庸武俠小說。

這些較早連載的金庸武俠小說，基本上是根据香港報章的副刊轉載。個別報刊較早甚至把香港報章的副刊文章全部轉載。

而且東南亞的中文報章是家家轉載，金庸一部小說轉載完，又輪番轉載其他金庸武俠小說，屢見不鮮。

有人說，東南亞中文報章如果沒有金庸武俠小說連載，銷路肯定減少過半。

除了報章連載金庸武俠小說，東南亞出版社也大量出版金庸武俠小說的單行本，書店金庸盜版書琳瑯滿目，不一而足。

金庸在《笑傲江湖》後記中說：「《笑傲江湖》在《明報》連載之時，越南西貢的中文報、越文報和法文報有21家同時轉載。南越國會中辯論之時，常有議員指責對方是『岳不群』(偽君子)或『左冷禪』(企圖建立霸權者)」

大約1960年，越南徐慶豐

翻譯金庸《碧血劍》在《同奈日報》上連載。隨後，《民越日報》也連載了肥徒的譯作《射鵰英雄傳》(越譯《射鵰英雄》)、《新報日報》登載了武才陸與海鷗子合譯的《神鵰俠侶》(越譯《神鵰俠侶》)。

1963年，越南西貢的一家出版社出版了共兩集的《白馬嘯西風》(越譯《獨霸群雄》)，譯者三魁。同一年，三魁還翻譯了《飛狐外傳》(越譯《小英雄胡斐》)，1964年又推出《雪山飛狐》的越語版。1964年，光明之路出版社出版《倚天屠龍記》(越譯《屠龍女俠》)。

這些翻譯者都是文化工作者，譯作水平較到位，再加上作品本身的魅力，深受讀者歡迎。

當年，越南讀者只要提到武俠小說，第一時間想到的一定是金庸武俠。因此，當時有一種很普遍的說法，就是武俠小說「非金庸莫屬也」。

(《走向世界的金庸》，之九)



越南版《射鵰英雄傳》(網上圖片) 作者供图



姚珏雅音 姚珏

藝術節隨想

上周，我率領香港弦樂團的內地巡迴橫跨兩個藝術節，通過音樂的橋樑，用創新的形式，把獨特的文化體驗帶給不同城市的觀眾。

上周一，我們首先參加了第二十三屆中國上海國際藝術節的演出。當天下午，我和弦樂團的青年音樂家先來到衡復歷史風貌保護區，在百年歷史的巴洛克風格建築——黑石公寓舉行了一次音樂快閃活動。我出生在上海，曾經在上音附中求學，黑石公寓的對面原來是游泳池，我當年就是在那裏學游泳的。在這樣一個充滿回憶，又代表上海中西文化交匯的百年建築演出，我覺得特別有意思。

當天晚上我們又到上海城市草坪音樂廣場，參加了藝術節「藝術天空」板塊的演出。雖然這不同於音樂廳的室內演出，觀眾坐在露天草坪欣賞音樂，但卻更像是一個音樂嘉年華。

我們首演了《紫花金曲串燒》。在我看來，上海和香港有很多的聯結和共鳴，王家衛執導的電視劇《繁花》是滬港文化結合的經典之作，講述上海往事運用的很多流行金曲都代表了香港文化。

上海觀眾的喜愛。我是香港最早和流行歌手同台的小提琴家，我一直推動這樣的改編，敢於結合古典和流行，創新傳統文化的表達，並希望形成樂團獨有的特色。

上周六，我們又開啟了大灣區藝術節的巡迴。我們在中山市文化藝術中心，世界首演了《粵劇幻想曲》。這個創新弦樂作品我醞釀了快3年，邀請香港作曲家葉國輝一起完成。表演中，特邀了廣東青年粵劇演員黃文意，一起演繹粵劇演唱，我們在舞台上動作和互動。我很高興作品終於首演，現場觀眾也特別喜歡，最重要的是，我一直希望能夠為大灣區創造一個自己的作品，帶到世界，希望帶給觀眾嶄新的、有活力、有特色的音樂，這也是我一直覺得灣區藝術節要和其他地方的不同，要有自己的特色。

巡迴還邀請了我執教的學校——香港中文大學(深圳)音樂學院的學生加入，也有幾個廣州星海音樂學院年輕的藝術家加入我們團隊，希望進一步促進大灣區青年藝術家的互相學習和融合。

我感受到大灣區的觀眾很渴望有好的作品、好的音樂，讓他們在現場感受和體驗，整個大灣區我們的生活水平都在提高，所以心靈上也需要提升。我希望我們香港弦樂團在大灣區文化藝術發展上面能夠有更多的貢獻，走出自己的道路。



水邊留痕 少爺兵

太陽下了山有月光

與傳媒友人們看了劉德華和莫文蔚等人主演的電影《焚城》特別場，雖然筆者喜愛莫文蔚的歌聲，尤其她唱《當我老了》，唱功和歌詞不單止穿透力強，令聽者腦海出現一幕幕的畫面感。

散場後，筆者在情緒上仍被情節牽動着，不知道香港是否有如影片中所言有「輻射災難」的出現；然而卻認同片中對白之言，假如大家還是對環境受到污染的情況「處之泰然」，過於「掉以輕心」，生靈災難發生的頻率確「不容忽視」！

另有傳媒朋友指香港未必會有此災難，亦十分不希望有任何災難發生在香港這城市。不過，同時也吐槽一下民眾看到「官場」中的高官們那種「不懂應變」的官僚作風，心想任何國家要「真正富強」，做官的應該視民眾為家人，才可以做到「關關難過關關過」，特別是「人禍」造成的災難更要以重典治之。

由於香港面對着「經濟不景氣」時期，不少演藝人已「北上」尋找工作發展，工作是代表了「生計」，慶幸的是香港娛樂圈原來仍有不少演技派的演藝人，只要給他(她)們工作機會，他們還是會全力以赴，有演藝人曾經說過：「演藝工作上就算是太陽下了山，仍有月光的光在照耀着，哪怕是一時的不得志！」

有演藝人在娛樂圈就是自帶光環地存在着，這樣的演藝人在任何舞台上都會「閃閃發光」，而劉德華就是這樣的演藝人，不管觀眾喜歡與否，他在娛樂圈地位「歷久不衰」，自有「過人之處」，當然包括其個人品德，也許有人指劉德華在電影中「個人英雄主義」太重，可是他的角色人物卻又有着「不可抗拒」的說服力，這也是演藝人的「魅力所在」。



百家廊 若荷

做一隻清涼的蝸牛

在靜謐如詩的森林深處，一隻蝸牛正在緩慢地爬行。那古老而斑駁的山階，彷彿承載着無盡的時光，清晰地映照出這隻看似微小的蝸牛的身影。

在這個小小的身體中，似乎蘊藏着無盡的決心和力量。

終於，在那艱難的跋涉後，牠成功地爬過了那個又濕又冷的台階。蝸牛的這份勇氣，猶如一盞明亮的燈塔，給了我一種深刻的啟發。

櫻花樹下，陽光如縷縷金絲，溫柔地灑落。然而，這片看似美好的地方，卻並非蝸牛之心之所向。儘管有溫暖的陽光不時地造訪，輕柔地曬着牠那精緻小屋般的殼——那可是牠的全部家當。

不遠處，山溪裏的水潺潺流淌，發出

嘩嘩聲響，彷彿也在笑話蝸牛。那清澈見底的溪水，對於蝸牛來說，卻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深谷。牠無法下去，無法在那清涼潤澤的水中洗去身上沾染的泥土，無法成為一個乾淨整潔的紳士模樣。

在這片被稱為森林的神秘之地，尋得一處清涼的一隅，悠然享受樹蔭之下寧靜閒散的時光，遠離危險、遠離喧囂熱鬧的地方。

蝸牛，作為一種軟體動物，喜歡清涼是牠與生俱來的本性。牠只知曉簡單地活着，在自己的小小世界裏，不緊不慢地前行。牠根本不知道，人類是如何看待牠身上那重重的殼，也無從知曉，那殼是否終有一天會將牠壓趴下。

記得有一首名為《蝸牛》的歌，歌詞中作者發出了深深的疑問：該不該擱下重重的殼，尋找到哪裏有藍天？隨後，假借蝸牛的回答：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在最高點乘着葉片往前飛……蝸牛的心中，應該也有彷徨、有退縮。然而，在諸多的情緒與選擇中，最終佔上

風的卻是千磨萬擊還堅勁，所以，才有了那動人的歌詞：「重重的殼裹着輕輕的仰望，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

正如泰戈爾所言：「只有經歷過地獄般的磨礪，才能練就創造天堂的力量；只有流過血的手指，才能彈出世間的絕響。」蝸牛在艱難的攀爬中，鑄就了自己的輝煌。

在紛繁複雜的塵世中，每個人都懷揣着自己的夢想，每個人也都在思索如何實現夢想。但是必須承認，並不是每個人都能像蝸牛那樣執着並堅定不移。蝸牛所體現的堅韌和堅持，不僅僅代表着牠自身的意志，更是一種永不放棄的精神。

讓我們都努力做一隻清涼的蝸牛吧，在這個廣袤的世界，找到屬於自己的那一片清涼，書寫屬於自己的人生篇章。

無論前方的道路多麼崎嶇坎坷，我們都要像蝸牛一樣，向着心中的夢想不斷前行。

在追求夢想的道路上，每一次堅持都是一次蛻變、每一次努力都是一次成長，讓我們懷揣着勇氣與希望，像蝸牛一樣，在生命的舞台上綻放出屬於自己的獨特光芒。



爽姐私語 林爽兒

李居明再組「當代粵劇團」

新光戲院到目前為止，算是塵埃落定，李居明師傅的12年努力，在有口皆碑的形勢下，終於於明年3月3日落幕，戲院拉開完成使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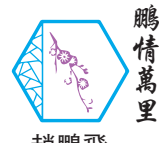
我在此欄也一再提及自己與新光戲院的淵源，由讀書時期跟父親去看各劇團，特別是國家劇團演出，革命樣板戲全部耳熟能詳，各地戲曲及文藝表演一個不漏，見過所有一級表演藝術家，還有合照留念！

12年前因緣際會，我成了師傅的工作人員至今。這個因緣又的確奇妙，無論如何我都是很感恩的。

這12年師傅寫了37套戲，除了在新光戲院演出，還不惜工本，2011年帶着鳴暉的「鳴芝聲劇團」到北京，2012年再往新加坡，2013年到澳門，2014年去日本演《蝶海情僧》大受歡迎。



●新光戲院當年獲李師傅支援繼續營運，殿堂級粵劇藝術家紅線女特別書「新光」兩字相贈。珍貴！ 作者供图



騰情萬里 趙鵬飛

出門撞到豬

最近，內地野豬為害的新聞頻繁登上热搜榜，這才感覺最近一年多，香港的野豬已經以肉眼可見的速度在減少了。

根據漁護署的統計，截至去年香港大約有1,360頭野豬，整體數量較此前一年減少了約三成。看來，儘管野豬在大埔、西貢、沙田還時有出沒，在喧囂鼎沸的港島的確是少下去了。

以往出門撞到野豬，跟出門看見巴士幾乎沒什麼分別。有時候是一隻野豬獨自遊蕩在路邊的樹叢裏，隨意翻土拱樹；有時候是兩三隻圍着一個垃圾桶，探頭探腦，哼哼唧唧；有時候是一隻豬領着四五隻豬仔，大搖大擺穿街過巷，常逼得司機不得不主動減速，讓其先行。

野豬的攻擊性極強，尤其是在野外，其它動物見到人往往驚覺之下會選擇即刻逃走，但野豬是真的會主動發起攻擊。且牠皮糙肉厚，即便隨身攜有防禦的器具，一時也難以有效抵擋。

有人提議「裝死」或者可以逃過一劫，殊不知既食草又食肉的野豬智商比狗還高。牠跑動起來的衝擊速度又快又猛，甚至還會使用工具。國內外的各種研究已經證明，野豬有長期記憶力，可以學習和理解簡單的符號語言，並能學習和記住特定動作和對象。

避了捕獵者。捕獵者只好用上高科技手段，採用夜視儀和熱成像來追蹤野豬種群。後來，有獵人發現圍欄陷阱是捕捉野豬最有效的辦法，但只要一隻野豬從陷阱中掙脫，牠大概率不再會進入陷阱，其它種群的野豬很快也能掌握避免墜入陷阱的技巧。

這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用在與人類鬥智鬥勇的野豬身上，真是名副其實。不過，野豬之所以成氾濫之勢還有一個天生的優勢，繁殖能力強。一隻母野豬，一年可生產兩次，每胎少則五六隻，多則十多隻，且幼崽的成活率非常高，這種生產速度在脊椎動物中也是罕見的。

這樣看來，除了繼續用高科技手段捕殺或人工為其絕育之外，要真正有效對付野豬下山危害民間，各國各地仍未找到行之有效的良方。



落地觀察 湯禎兆

詐騙電影

近期看了兩套關於詐騙的電影，有截然不同的感受。一是內地拍的《孤注一擲》，在內地本身已票房很好，上了Netflix之後，在台灣香港兩地也得到很高的收看次數。

《孤》講述兩個仕途不得志的人——程式編寫員潘生與模特兒梁安娜被海外高薪招聘引誘，被騙去在「伽南」(虛構國家)，由詐騙集團頭目控制的境外詐騙工廠工作。一人要寫程式，另一人是賭枱美女荷官，迫於武力威脅，潘生、安娜二人從被騙者轉變為行騙者，二人希望完成業績可以離開，但最終均未成功。

何人都可以受詐騙而失去人生，他們組織開展跨國調查和追捕，將詐騙集團落網歸案。雖然帶有文宣性(電影以多人看，少一人受騙作宣傳，儼如教育電影)，但勝在細節和節奏也做得好，有電影感。片末還引述過來人的訪問，警嚇性很高。

《我》的主題則是網上愛情詐騙，講述在香港的詐騙騙團，如何用虛構人物令不同女士愛上，奉上金錢。沒有太深的警世意味，甚至變成了騙子和被騙者互相扶持的故事。最後被騙者甚至覺得沒有受騙，還得到一段愛情回憶，亦治療了和老公的遺憾。更像是以詐騙去說一個療傷的故事。

兩套電影也不約而同談起網絡世界。關於網絡充滿虛假、詐騙、沉迷，由20年前已經談論，但今天仍有層出不窮的花款。無論任何世紀，都有機會墜進騙局。大家看完這兩個電影，必有深思。